# 元史/卷1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八 ◄

元史卷一百十九
列傳第六

► 卷一百二十

木華黎　博魯朮　博爾忽

木華黎〈〔孛魯　塔思　速渾察　乃燕　霸突魯　塔塔兒台　脫脫〕〉[1]

木華黎，札剌兒氏，世居阿難水東。父孔溫窟哇，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，從平篾里吉，征乃蠻部，數立功。後乃蠻又叛，太祖與六騎走，中道乏食，擒水際橐駝殺之，燔以啖太祖。追騎垂及，而太祖馬斃，五騎相顧駭愕，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，身當追騎，死之。太祖獲免。

有子五人，木華黎其第三子也。生時有白氣出帳中。神巫異之，曰：「此非常兒也。」及長，沉毅多智略，猿臂善射，挽弓二石強。與博爾朮、博爾忽、赤老溫事太祖，俱以忠勇稱，號掇里班曲律，猶華言四傑也。

太祖軍嘗失利，會大雪，失牙帳所在，夜臥草澤中。木華黎與博爾朮張裘穵，立雪中，障蔽太祖，達旦竟不移足。一日，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，顧謂曰：「此中或遇寇，當奈何？」對曰：「請以身當之。」既而，寇果自林間突出，矢下如雨，木華黎引弓射之，三發中三人。其酋呼曰：「爾為誰？」曰：「木華黎也。」徐解馬鞍持之，捍衛太祖以出，寇遂引去。

克烈王可汗與乃蠻部讎戰，求援於太祖。太祖遣木華黎及博爾朮等救之，盡殺乃蠻之眾

于按臺之下，獲甲仗、馬牛而還。既而，王可汗謀襲太祖，其下拔台知之，密告太祖。太祖遣木華黎選精騎夜斫其營，王可汗走死，諸部大人聞風款附。

歲丙寅，太祖即皇帝位，首命木華黎、博爾朮為左右萬戶。從容謂曰：「國內平定，汝等之力居多。我與汝猶車之有轅，身之有臂也。汝等切宜體此，勿替初心。」

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，荒淫日恣。帝曰：「朕出師有名矣。」辛未，從伐金，薄宣德，遂克德興。壬申，攻雲中、九原諸郡，拔之，進圍撫州。金兵號四十萬，陣野狐嶺北。木華黎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弗致死力戰，未易破也。」率敢死士，策馬橫戈，大呼陷陣，帝麾諸軍並進，大敗金兵，追至澮河，殭尸百里。癸酉，攻居庸關，壁堅，不得入，遣別將閻別統兵趨紫荊口，金左監軍高琪引兵來拒，不戰而潰，遂拔涿州。因分兵攻下益都、濱、棣諸城，遂次霸州，史天倪、蕭勃迭率眾來降，並奏為萬戶。

甲戌，從圍燕，金主請和，北還。命統諸軍征遼東，次高州，盧琮、金朴以城降。乙亥，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。進攻北京，金守將銀青率眾二十萬拒花道逆戰，敗之，斬首八萬餘級。城中食盡，契丹軍斬關來降，進軍逼之，其下殺銀青，推寅答虎為帥，遂舉城降。木華黎怒其降緩，欲坑之，蕭也先曰：「北京為遼西重鎮，既降而坑之，後豈有降者乎？」從之。奏寅答虎留守北京，以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。遣高德玉、劉蒲速窩兒招諭興中府，同知兀里卜不從，殺蒲速窩兒，德玉走免。未幾，吏民殺兀里卜，推土豪石天應為帥，舉城降，奏為興中尹、兵馬都提控。

錦州張鯨聚眾十餘萬，殺節度使，稱臨海郡王，至是來降。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，從掇忽闌南征未附州郡。木華黎密察鯨有反側意，請以蕭也先監其軍。至平州，鯨稱疾逗留，復謀遁去，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，誅之。鯨弟致憤其兄被誅，據錦州叛，略平、（欒）〔灤〕、瑞、利、義、懿、廣寧等州。[2]木華黎率蒙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，州郡多殺致所署長吏降。進逼紅羅山，主將杜秀降，奏為錦州節度使。

丙子，致陷興中府。七月，進兵臨興中。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，諭之曰：「今若急攻，賊必遣兵來援，我斷其歸路，致可擒也。」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。致果遣鯨子東平將騎兵八千、步卒三萬，援溜石。蒙古不花引兵趨之，馳報，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，遇于神水縣東，夾擊之。分麾下兵之半，下馬步戰。選善射者數千，令曰：「賊步兵無甲，疾射之！」乃麾騎兵齊進，大敗之，斬東平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。拔開義縣，進圍錦州。致遣張太平、高益出戰，又敗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溺死者不可勝數。圍守月餘，

致憤將校不戮力，殺敗將二十餘人。高益懼，縛致出降，伏誅。廣寧劉琰、懿州田（禾）〔和〕尚降，[3]木華黎曰：「此叛寇，存之無以懲後。」除工匠優伶外，悉屠之。拔蘇、復、海三州，斬完顏眾家奴。咸平宣撫蒲鮮等率眾十餘萬，[4]遁入海島。

丁丑八月，詔封太師、國王、都行省承制行事，賜誓券、黃金印曰：「子孫傳國，世世不絕。」分弘吉剌、亦乞烈思、兀魯兀、忙兀等十軍，及吾也而契丹、蕃、漢等軍，並屬麾下。且諭曰：「太行之北，朕自經略，太行以南，卿其勉之。」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，仍諭諸將曰：「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，如朕親臨也。」乃建行省于雲、燕，以圖中原。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，拔之。冬，破大名府，遂東定益都、淄、登、萊、濰、密等州。戊寅，自西京由太和嶺入河東，攻太原、忻、代、澤、潞、汾、霍等州，悉降之。遂徇平陽，金守臣棄城遁，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金兵，以義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。己卯，以蕭特末兒等出雲、朔，攻降岢嵐火山軍。以谷里夾打為元帥達魯花赤，攻拔石、隰州，擊絳州，克之。

庚辰，復由燕徇趙，至漢城。武仙舉真定來降。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：「今中原粗定，而所過猶縱兵抄掠，非王者弔民之意也。」木華黎曰：「善。」下令禁無剽掠，所獲老稚，悉遣還田里，軍中肅然，吏民大悅。兵至滏陽，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，進攻天平寨，破之。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衞、懷、孟州，入濟南。嚴實籍所隸相、魏、磁、洺、恩、博、滑、濬等州戶三十萬，詣軍門降。

時金兵屯黃陵岡，號二十萬，遣步兵二萬襲濟南。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。遂會大軍，薄黃陵岡。金兵陣河南岸，示以死戰。木華黎曰：「此不可用長兵，當以短兵取勝。」令騎下馬，引滿齊發，亦下馬督戰，果大敗之，溺死者眾。進攻楚丘。楚丘城小而固，四面皆水，令諸軍以草木填塹，直抵城下。嚴實率所部先登，拔之。攻下單州，圍東平，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，戒之曰：「東平糧盡，必棄城走，汝伺其去，即入城安輯之，勿苦郡縣，以敗事也。」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。辛巳四月，東平糧盡，金行省忙古奔汴，梭魯忽禿邀擊之，斬七千餘級，忙古引數百騎遁去。實入城，建行省，撫其民。

先是，郡王帶孫攻洺不下，至是遣石天應拔之。五月，還軍野狐嶺。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，以為濟、兗、單三州都總管，予綉衣玉帶，勞之曰：「汝不憚跋涉數千里，慕義而來，尋當列奏，賜汝高爵，爾其勉之。」京東安撫使張琳皆來降，[5]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。鄭遵亦以棗鄉、蒦縣降，陞為（完）〔元〕州，[6]以

遵為節度使，行元帥府事。

秋八月，從駐青冢，監國公主遣使來勞，大饗將士，由東勝渡河西。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。冬十月，復由雲中歷太和寨，入葭州，金將王公佐遁，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都元帥。進取綏德，破馬蹄寨，距延安三十里止舍。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，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，馳報曰：「彼見吾兵少，有輕敵心，明日合戰，當佯敗，可以伏兵取勝也。」從之。夜半，以大軍銜枚齊進，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。明日，蒙古不花進兵，望見金兵，即棄鼓旗走。金兵果追之，伏發，鼓聲震天地，萬矢齊下，金兵大敗，斬七千級，獲馬八百。合達走保延安，圍之旬日，不下，乃南徇洛川，克鄜州。

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，木華黎責其不降，厲聲答曰：「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，今事至此，有死而已！」木華黎義之，欲解其縛，諸將怒其不屈，竟殺之。遂降坊州，大饗士卒。聞金復取隰州，以軒成為經略使，於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，克之。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、隰間，以田雄權元帥府事。

壬午秋七月，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，以張聲勢。視山川險夷，大兵道雲中，攻下孟州四蹄寨，[7]遷其民于州。拔晉陽義和寨，進克三清巖，入霍邑山堡，遷其人於趙城縣。薄青龍堡，金平陽公胡天（祚）〔作〕拒守，[8]裨將蒲察定住、監軍王和開壁降，遷天（祚）〔作〕于平陽。

八月，有星晝見，隱士喬靜真曰：「今觀天象，未可征進。」木華黎曰：「主上命我平定中原，今河北雖平，而河南、秦、鞏未下，若因天象而不進兵，天下何時而定耶？且違君命，得為忠乎！」

冬十月，過晉至絳，拔榮州胡瓶堡，[9]所至望風歸附，河中久為金有，至是復來歸。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：「蒲為河東要害，我擇守者，非君不可。」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陜右關西行臺，平陽李守忠、太原攸哈剌拔都、隰州田雄並受節制。命天應造浮梁，以濟歸師，乃渡河拔同州，下蒲城，徑趨長安。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，不下。乃分麾下兀胡乃、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。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，遂西擊鳳翔，月餘不下，謂諸將曰：「吾奉命專征，不數年取遼西、遼東、山東、河北，不勞餘力；前攻天平、延安，今攻鳳翔皆不下，豈吾命將盡耶！」乃駐兵渭水南，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，徇宋鳳州而還。

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餘萬，伺大兵既西，謀襲河中。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出東門，伏兩谷間，戒之曰：「候賊過半，急擊之，我出其前，爾攻其後，可克也。」吳權府醉酒失期，天應戰死。城陷，賊燒燬廬舍，殺掠人民，還走中條。先鋒元帥按察兒邀擊，敗之，斬數萬級，侯七復遁去。木華黎以天應子斡可襲領其眾。

癸未春，師還，浮梁未成，顧諸將曰：「橋未畢工，安可坐待乎！」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。三月，渡河還聞喜縣，疾篤，召其弟帶孫曰：「我為國家助成大業，擐甲執銳垂四十年，東征西討，無復遺恨，第恨汴京未下耳！汝其勉之。」薨，年五十四。厥後太祖親攻鳳翔，謂諸將曰：「使木華黎在，朕不親至此矣！」至治元年，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魯國王，謚忠宣；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魯國王，謚忠武。子孛魯嗣。

子 孛魯

孛魯，沈毅魁傑，寬厚愛人，通諸國語，善騎射。年二十七，入朝行在所。時太祖在西域，夏國主李王陰結外援，蓄異圖，密詔孛魯討之。甲申秋九月，攻銀州，克之，斬首數萬級，獲生口馬駝牛羊數十萬，俘監府塔海，命都元帥蒙古不華將兵守其要害而還。

乙酉春，復朝行在所。同知真定府事武仙叛，殺都元帥史天倪，脅居民遁于雙門寨。仙弟質於軍中，挈家逃歸，遣撒寒追及於紫（金）〔荊〕關，[10]斬之，命天倪弟天澤代領帥府事。丙戌夏，詔封功臣戶口為食邑，曰十投下，孛魯居其首。

宋將李全陷益都，執元帥張琳送楚州。秋九月，郡王帶孫率兵圍全于益都。冬十二月，孛魯引兵入齊，先遣李喜孫招諭全，全欲降，部將田世榮等不從，殺喜孫。丁亥春三月，全突圍欲走，邀擊大敗之，斬首七千餘級，自相蹂踐溺死不可勝計。夏四月，城中食盡，全降。諸將皆曰：「全勢窮出降，非心服也，今若不誅，後必為患。」孛魯曰：「不然，誅一人易耳。山東未降者尚多，全素得人心，殺之不足以立威，徒失民望。」表聞，詔孛魯便宜處之。乃以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，鄭衍德、田世榮副之，郡縣聞風款附，山東悉平。

時滕州尚為金守，諸將或言炎暑未可進攻，孛魯曰：「主上親督大軍，平定西域數年，未聞當暑不戰，我等安敢自逸乎！」遂促進兵。金兵出戰，敗之，斬三千餘級，其餘老幼開門出降，以州屬石天祿。俾先鋒元帥蕭乃台統蒙古軍屯濟、兗，課課不花以兵三千

屯濰、沂、莒，以備宋。千戶按札統大軍駐河北，備金。

九月，師還，至燕，獵于昌平，民持牛酒以獻，却之。及還，賜館人銀數百兩。聞太祖崩，趨赴北庭，哀毀遘疾。戊子夏五月薨，年三十二。至治元年，詔封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魯國王，謚忠定。

子七人：長塔思，次速渾察，次霸都魯，次伯亦難，次野蔑干，次野不干，次阿里乞失。

孛魯子 塔思

塔思，一名查剌溫，幼與常兒異，英才大略，綽有祖風。木華里常曰：「成吾志必此兒也。」及長，每語必先忠孝，曰：「大丈夫受天子厚恩，當效死行陣間，以圖報稱，安能委靡苟且目前，以隳先世勳業哉！」年十八襲爵，遂至雲中。

庚寅秋九月，叛將武仙圍潞州，太宗命塔思救之，仙聞之，退軍十餘里。大兵未至，塔思率十餘騎覘賊形勢，仙恐有伏，不敢犯。塔思曰：「日暮矣，待明旦擊之。」是夜五鼓，金將移剌蒲瓦來襲，我師與戰不利，退守沁南。賊還攻潞州，城陷，主將任存死之。

冬十月，帝親征，遣萬戶因只吉台與塔思復取潞州，仙夜遁，邀擊之，斬首七千餘級，以任存姪代領其眾。十一月，帝攻鳳翔，命塔思守潼關以備金兵。河中自石天應死，復為金有。辛卯，帝親攻拔之，金元帥完顏火燎遁，塔思追斬之。

壬辰春，睿宗與金兵相拒于汝、漢間，金步騎二十萬，帝命塔思與親王按赤台、口溫不花合軍先進渡河，以為聲援。至三峯山，與睿宗兵合，金兵成列，將戰，會大雪，分兵四出，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鋒，諸軍繼進，大敗金兵，擒移剌蒲瓦，完顏合達單騎走鈞州，追斬之，遂拔鈞州。三月，帝北還，詔塔思與忽都虎統兵，略定河南，諸郡皆降，惟汴京、歸德、蔡州未下。塔思遣使請曰：「臣之祖父佐興大業，累著勳伐。臣襲世爵，曾無寸效，去歲復失利上黨，罪當萬死，願分攻汴城一隅，以報陛下。」帝壯其言，命卜之，不利，乃止。

癸巳秋九月，從定宗于潛邸東征，擒金咸平宣撫完顏萬奴于遼東。萬奴自乙亥歲率眾保東海，至是平之。

甲午秋七月，朝行在所。時諸王大會，帝顧塔思曰：「先皇帝肇開大業，垂四十年。今中原、西夏、高麗、回鶻諸國皆已臣附，惟東南一隅尚阻聲教。朕欲躬行天討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羣臣未對，塔思對曰：「臣家累世受恩，圖報萬一，正在今日。臣雖駑鈍，願仗天威，掃清淮、浙，何勞大駕親臨不測之地哉！」帝悅曰：「塔思雖年少，英風美績，簡在朕心，終能成我家大事矣。」賜黃金甲、玻瓈帶及良弓二十，命與王子曲出總軍南征。乙未冬，拔棗陽。曲出別徇襄、鄧，塔思引兵攻郢。郢瀕漢江，城堅兵精，且多戰艦。塔思命造木筏，遣汶上達魯花赤劉拔都兒將死士五百，乘筏進擊。引騎兵沿岸迎射，大破之，溺死者過半，餘皆走郢，壁堅，不能下，俘生口、馬牛數萬而還。

丙申冬十月，復出鄧州，遂至蘄、黃。蘄州遣使獻金帛、牛酒犒師，請曰：「宋，小國也，進貢大朝有年矣。惟王以生靈為念。」乃捨之。遂進拔符鎮、六安縣焦家寨。

丁酉秋九月，由八柳渡河，入汴京。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。塔思曰：「此故金主所居，我人臣也，不可處此。」遂宴於甫家。冬十月，復與口溫不花攻光州，主將黃舜卿降。口溫不花別略黃州。塔思攻大蘇山，斬首數千級，獲生口、牛馬以千數。戊戌春正月，至安慶府，官民皆遁于江東。至北峽關，宋汪統制率兵三千降，遷之尉氏。三月，朝行在所。秋九月，帝宴羣臣于行宮，塔思大醉。帝語侍臣曰：「塔思神已逝矣，其能久乎？」冬十二月，還雲中。己亥春三月，薨，年二十八。

子碩篤兒幼，弟速渾察襲。碩篤兒既長，詔別賜民三千戶為食邑，得建國王旗幟，降五品印一、七品印二，付其家臣，置官屬如列侯故事。碩篤兒薨，子忽都華襲。忽都華薨，子忽都帖木兒襲。忽都帖木兒薨，子寶哥襲。寶哥薨，子道童襲。

速渾察，性嚴厲，賞罰明信，人莫敢犯。與兄塔思從太宗攻鳳翔有功。將兵抵潼關，與金人戰屢捷。既滅金，皇子闊出攻宋棗陽，入郢，速渾察皆與焉。

歲己亥，塔思薨，速渾察襲爵，即上京之西阿兒查禿置營，總中都行省蒙古、漢軍。凡他行省監鎮事，必先白之，定其可否，而後上聞。帝嘗遣使至，見其威容凜然，倜儻有奇氣，所部軍士紀綱整肅，還朝以告。帝曰：「真木華黎家兒也。」他國使有至者，每見皆倉皇失次，不能措辭，必慰撫良久，始得盡其所欲言。左右或諫曰：「諸王百司既莫敢越，而復示之以威，使人怖畏，盍少加寬恕以待之？」速渾察曰：「爾言誠是也，然時有不同，寬猛各有所宜施。天下初附，民心未安，萬一守者自縱，事變忽起，悔之晚矣。」尋薨。延祐三年，贈宣忠同德翊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

為東平郡王，謚忠宣。

子四人：曰忽林池，襲王爵；曰乃燕；曰相威；曰撒蠻。相威自有傳。

乃燕，性謙和，好學，以賢能稱。速渾察既薨，憲宗擇於諸子，命乃燕襲爵。乃燕力辭曰：「臣有兄忽林池當襲。」帝曰：「朕知之，然柔弱不能勝。」忽林池亦固讓，乃燕頓首涕泣力辭，不得命，既而曰：「若然則王爵必不敢受，願代臣兄行軍國之事。」於是忽林池襲為國王，事無巨細，必與乃燕謀議，剖決精當，無所擁滯。

世祖在潛藩，常與論事。乃燕敷陳大義，又明習典故。世祖謂左右曰：「乃燕後必可大用。」因號之曰薛禪，猶華言大賢也。乃燕雖居顯要，而小心謹畏，每誨羣從子弟曰：「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，被堅執銳，斬將搴旗，勤勞四十餘年，遂成功名。以故一家蒙恩深厚，可謂極矣。慎勿驕惰，以墮先王之名，爾曹戒之。」病卒。世祖聞之，為之悲悼。至正八年，贈中奉大夫、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、護軍，追封魯郡公。子二人：曰碩德，曰伯顏察兒。

碩德，通敏有幹才。世祖即位，入宿衞，典朝儀，後同知通政院事。嘗言遼東斡拙、吉烈滅二種民數為寇，宜遣近臣諭之。帝方難其人，僉曰：「惟碩德元勳世胄，可使。」帝深然之，以問碩德。對曰：「先臣從太祖皇帝定天下，不辭險艱，以立勳業。陛下不以臣年少愚戇，願請行。」帝大喜，賜御衣，錫燕以行。碩德至，集諸萬戶陳兵衝要，詰其渠魁誅之。脅從者皆降。帝大悅，賞賚有差。後從征乃顏及使西域，屢建殊勳。卒，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，謚忠敏，加贈資善大夫、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、上護軍，追封魯郡公。

霸突魯，從世祖征伐，為先鋒元帥，累立戰功。世祖在潛邸，從容語霸突魯曰：「今天下稍定，我欲勸主上駐驆回鶻，以休兵息民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幽燕之地，龍蟠虎踞，形勢雄偉，南控江淮，北連朔漠。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。大王果欲經營天下，駐驆之所，非燕不可。」世祖憮然曰：「非卿言，我幾失之。」

己未秋，命霸突魯率諸軍由蔡伐宋，且移檄諭宋沿邊諸將，遂與世祖兵合而南，五戰皆捷，遂渡大江，傅于鄂。會憲宗崩于蜀，阿里不哥搆亂和林，世祖北還，留霸突魯總軍務，以待命。世祖至開平，即位，還定都于燕。嘗曰：「朕居此以臨天下，霸突魯之力也。」師還，中統二年卒于軍。大德八年，追贈推誠宣力翊衞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

司、上柱國、東平王，謚武靖。夫人帖木倫，昭睿順聖皇后同母兄也。

子四人：長安童，次定童，次霸都虎台；他姬子曰和童，襲國王。安童別有傳。

塔塔兒台，孔溫窟哇第三子帶孫郡王之後。父曰忙哥，從憲宗征伐，累立戰功。歲己未，攻合州，會憲宗崩，命塔塔兒台護靈駕赴北。會阿里不哥叛，拘留數日，逃歸，追騎執以北還，將殺之，親王阿速台、玉龍塔思曰：「塔塔兒台乃太師國王之裔，不可殺也。」遂獲免。至元元年，從阿速台來歸，世祖嘉之，授懷遠大將軍，佩金虎符，世襲東平達魯花赤。命宿衛士四十人，給驛送之官所。莅官一紀，鎮靜不擾，鄆人賴之以安。卒年四十二，子四人。

只必，幼嗜讀書，習翰墨。至元十四年監東平，官少中大夫，多善政，以清白稱。嘗出家藏書二千餘卷，置東平廟學，使學徒講肄之。尋授嘉議大夫、江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，改浙西。大德四年入覲，賜金段十匹。明年春卒，年五十一。子三人，皆早喪。自只必除按察使，弟禿不申嗣其職。

禿不申，性淳靖，喜怒不形，知民疾苦，而能以善道之。旱嘗致禱，即雨。歲饑，請於朝，發廩以賑之。睦同僚，興學校。加太中大夫。士民刻石，紀其政績云。卒年五十一。子五人：長不老赤，次塔實脫因，次阿魯灰，次完者不花，次留住馬。皆以次嗣為東平達魯花赤。

脫脫，祖嗣國王速渾察，沈深有智略。嘗奉命征討，所向克捷。父撒蠻，幼穎異，自襁褓時，世祖撫育之若子。嘗挾之南征，同舟濟大江，慮其有失，繫之御榻。及長，嘗侍左右，帝嘗詔之曰：「男女異路，古制也，況掖庭乎？禮不可不肅，汝其司之。」既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，行失其次。撒蠻怒其違禮，執而囚之別室。帝怪其久不至，詢知其故，命釋其罪。撒蠻因進曰：「令自陛下出，陛下乃自違之，何以責臣下乎？」帝曰：「卿言誠是也。」由是有意大任之。會以疾卒，不果，年僅一十有七。

脫脫幼既失怙，其母孛羅海篤意教之，孜孜若恐不及。稍長，直宿衛，世祖復親誨導，尤以嗜酒為戒。既冠，儀觀甚偉。喜與儒士語，每聞一善言善行，若獲拱璧，終身識之不忘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從征乃顏。帝駐蹕於山巔，旌旗蔽野。鼓未作，候者報有隙可乘，脫脫

即擐甲率家奴數十人疾馳擊之。眾皆披靡不敢前。帝望見之，大加嗟賞，遣使者勞之，且召還曰：「卿勿輕進，此寇易擒也。」視其（力）〔刀〕已折，馬已中箭矣。[11]帝顧謂近臣曰：「撒蠻不幸早死，脫脫幼，朕撫而教之，常恐其不立，今能如此，撒蠻可謂有子矣。」遂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。由是深加器重，得預聞機密之事。

其後哈丹復為亂，成宗時在潛邸，督師往征之。脫脫引眾率先躍馬蹙之，其眾大潰。脫脫馬陷于淖泥中，哈丹兵復進挑戰，脫脫弟阿老瓦丁奮戈衝擊，遂大敗之。

成宗即位，其寵顧為尤篤，常侍禁闥，出入惟謹，退語家人曰：「我昔親承先帝訓，飭令毋嗜飲，今未能絕也。豈有為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！自今以往，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，即痛懲之。」帝聞之，喜曰：「扎剌兒台如脫脫者無幾，今能剛制于酒，真可大用矣。」即拜資德大夫、上都留守、通政院使、虎賁衞親軍都指揮使，政令嚴肅，克修其職。

三年，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眾，非世臣有重望者，不足以鎮之。進拜榮祿大夫、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，有旨，命中書祖道都門外以餞之。始至，嚴飭左右，毋預公家事，且戒其掾屬曰：「僕從有私囑者，慎勿聽。若軍民諸事，有關於利害者，則言之。當言而不言，爾之責也；言而不聽，我之咎也。」聞者為之悚慄。

時朱清、張瑄以海運之故，致位參知政事，恃其勢位，多行不法，恐事覺，以黃金五十兩、珠三囊賂脫脫，求蔽其罪。脫脫大怒，繫之有司，遣使者以聞。帝喜曰：「脫脫我家老臣之子孫，其志固宜與眾人殊。」賜內府黃金五十兩，命回使寵賚之。有豪民白晝殺人者，脫脫立命有司按法誅之，自是豪猾屏息，民賴以安。帝以浙民相安之久，未及召還，大德十一年，卒于位，年四十四。子朵兒只，別有傳。

博爾朮〈〔玉昔帖木兒〕〉[12]

博爾朮，阿兒剌氏。始祖孛端察兒，以才武雄朔方。父納忽阿兒闌，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，敦睦隣好。博爾朮志意沉雄，善戰知兵，事太祖於潛邸，共履艱危，義均同氣，征伐四出，無往不從。時諸部未寧，博爾朮每警夜，帝寢必安枕。寓直於內，語及政要，或至達旦。君臣之契，猶魚水也。

初，要兒斤部卒盜牧馬，博爾朮與往追之，時年十三，知眾寡不敵，乃出奇從旁夾擊之，盜舍所掠去。及戰于大赤兀里，兩軍相接，下令殊死戰，跬步勿退，博爾朮繫馬於腰，

踞而引滿，分寸不離故處，太祖嘉其勇膽。又嘗潰圍於怯列，太祖失馬，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，頓止中野，會天雨雪，失牙帳所在，臥草澤中，與木華黎張穹裘以蔽帝，通夕植立，足蹟不移，及旦，雪深數尺，遂免於難。篾里期之戰，亦以風雪迷陣，再入敵中，求太祖不見，急趨輜重，則帝已還臥憩車中，聞博爾朮至，曰：「此天贊我也。」

丙寅歲，太祖即皇帝位，君臣之分益密，嘗從容謂博爾朮及木華黎曰：「今國內平定，多汝等之力，我之與汝猶車之有轅，身之有臂，汝等宜體此勿替。」遂以博爾朮及木華黎為左右萬戶，各以其屬翊衞，位在諸將上。

皇子察哈歹出鎮西域，有旨從博爾朮受教，博爾朮教以人生經涉險阻，必獲善地，所過無輕舍止。太祖謂皇子曰：「朕之教汝，亦不踰是。」未幾，賜廣平路戶一萬七千三百有奇為分地。以老病薨，太祖痛悼之。大德五年，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追封廣平王，謚武忠。

子孛欒台，襲爵萬戶，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追封廣平王，謚忠定。孫玉昔帖木兒。

### 孫 玉昔帖木兒

玉昔帖木兒，世祖時嘗寵以不名，賜號月呂魯那演，猶華言能官也。弱冠襲爵，統按台部眾，器量宏達，莫測其際。世祖聞其賢，驛召赴闕，見其風骨龐厚，解御服銀貂賜之。時重太官內膳之選，特命領其事。侍宴內殿，玉昔帖木兒起行酒，詔諸王妃皆為答禮。

至元十二年，拜御史大夫。時江南既定，益封功臣後，遂賜全州清湘縣戶為分地。其在中臺，務振宏綱，弗親細故。興利之臣欲援金舊制，併憲司入漕府；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，互照憲司檢底。玉昔帖木兒曰：「風憲所以戢奸，若是，有傷監臨之體。」其議乃沮。遇事廷辯，吐辭鯁直，世祖每為之霽威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宗王乃顏叛東鄙，世祖躬行天討，命總戎者先之。世祖至半道，玉昔帖木兒已退敵，僵尸覆野，數旬之間，三戰三捷，獲乃顏以獻。詔選乘輿橐駝百蹄勞之。謝曰：「天威所臨，猶風偃草，臣何力之有？」世祖還，留玉昔帖木兒勦其餘黨，乃執其酋金家奴以獻，戮其同惡數人於軍前。

明年，乃顏之遺孽哈丹禿魯干復叛，再命出師，兩與之遇，皆敗之，追及兩河，其眾大衄，遂遁。時已盛冬，聲言俟春方進，乃倍道兼行過黑龍江，擣其巢穴，殺戮殆盡，哈丹禿魯干莫知所終，夷其城，撫其民而還。詔賜內府七寶冠帶以旌之，加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。申命禦邊杭海。二十九年，加錄軍國重事、知樞密院事。宗王帥臣咸稟命焉。特賜步輦入內。位望之崇，廷臣無出其右。

三十年，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，玉昔帖木兒輔行，請授皇孫以儲闈舊璽，詔從之。

三十一年，世祖崩，皇孫南還。宗室諸王會于上都。定策之際，玉昔帖木兒起謂晉王甘麻剌曰；「宮車晏駕，已踰三月，神器不可久虛，宗祧不可乏主。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，王為宗盟之長，奚俟而不言？」甘麻剌遽曰：「皇帝踐祚，願北面事之。」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，玉昔帖木兒復坐，曰：「大事已定，吾死且無憾。」皇孫遂即位。進秩太師，賜以尚方玉帶寶服，還鎮北邊。

元貞元年冬，議邊事入朝，兩宮錫宴，如家人禮。賜其妻禿忽魯宴服，及他珍寶。十一月，以疾薨。大德五年，詔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，依前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錄軍國重事、御史大夫，追封廣平王，謚曰貞憲。

子三人：木剌忽，仍襲爵為萬戶；次脫憐；次脫脫哈，為御史大夫。

博爾忽〈〔塔察兒〕〉[13]

博爾忽，許兀慎氏，事太祖為第一千戶，歿於敵。子脫歡襲職，從憲宗四征不庭，有拓地功。子失里門，鎮徼外，從征六詔等城，亦歿于兵。

子月赤察兒，性仁厚勤儉，事母以孝聞。資貌英偉，望之如神。世祖雅聞其賢，且閔其父之死，年十六召見。帝見其容止端重，奏對詳明，喜而謂曰：「失烈門有子矣。」即命領四怯薛太官。至元十七年，長一怯薛。明年，詔曰：「月赤察兒秉心忠實，執事敬慎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曉暢朝章，言輒稱旨，不可以其年少，而弗陞其官。可代線真為宣徽使。」

二十六年，帝討叛者于杭海，眾皆陣，月赤察兒奏曰：「丞相安童、伯顏，御史大夫月呂祿，皆已受命征戰，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。今勍賊逆命，敢禦天戈，惟陛下憐臣，使

臣一戰。」帝曰：「乃祖博爾忽佐我太祖，無征不在，無戰不克，其功大矣。卿以為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，各立戰功，自耻不逮。然親屬橐鞬，恭衛朝夕，爾功非小，何必身踐行伍，手事斬馘，乃快爾心耶！」

二十七年，桑哥既立尚書省，殺異己者，箝天下口，以刑爵為貨。既而紀綱大紊。尚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，太官屬也，潛以其事白月赤察兒，請奏劾之。桑哥伏誅，帝曰：「月赤察兒口伐大姦，發其蒙蔽。」乃以沒入桑哥黃金四百兩、白金三千五百兩，及水田、水碓、別墅賞其清彊。

桑哥既敗，帝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，南接交趾島夷，延袤數千里，其間土沃人稠，畚丁、溪子善驚好鬬，思得賢方伯往撫安之。月赤察兒舉哈剌哈孫答剌罕以為行省平章政事，凡八年，威德交孚，洽于海外；入為丞相，天下稱賢。世以月赤察兒為知人。

二十八年，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，經都城中，東入潞河，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，可直泊於都城之匯。帝亟欲其成，又不欲役其細民，敕四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，度其高深，畫地分賦之，刻日使畢工。月赤察兒率其屬，著役者服，操畚鍤，即所賦以倡，趨者雲集，依刻而渠成，賜名曰通惠河，公私便之。帝語近臣曰：「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眾手，成不速也。」

成宗即位，制曰：「月赤察兒盡其誠力，深其謀議，抒忠於國，流惠於人，可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太保、錄軍國重事、樞密、宣徽使。」大德四年，拜太師。

初，金山南北，叛王海都、篤娃據之，不奉正朔垂五十年，時入為寇。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，屯列大軍，備其衝突。五年，朝議北師少怠，紀律不嚴，命月赤察兒副晉王以督之。是年，海都、篤娃入寇。大軍分為五隊，月赤察兒將其一。鋒既交，頗不利。月赤察兒怒，被甲持矛，身先陷陣，一軍隨之，出敵之背，五軍合擊，大敗之。海都、篤娃遁去，月赤察兒亦罷兵歸鎮。厥後篤娃來請臣附。時武宗亦在軍，月赤察兒遣使詣武宗及諸王將帥議，曰：「篤娃請降，為我大利，固當待命於上，然往返再閱月，必失事機。事機一失，為國大患，人民困於轉輸，將士疲於討伐，無有已時矣。篤娃之妻，我弟馬兀合剌之妹也，宜遣使報之，許其臣附。」眾議皆以為允。既遣，始以事聞，帝曰：「月赤察兒深識機宜。」既而馬兀合剌復命，由是叛人稍稍來歸。

十年冬，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，武宗帥師出其不意，先踰金山，月赤察兒以諸軍

繼往，壓之以威，啖之以利，滅里鐵木兒乃降。其部人驚潰，月赤察兒遣禿滿鐵木兒、察忽將萬人深入，其部人亦降。察八兒者，海都長子也，海都死，嗣領其眾，至是掩取其部人，凡兩部十餘萬口。至大元年，月赤察兒遣使奏曰：「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，而察八兒游兵近境，叛黨素無悛心，倘合謀致死，則垂成之功顧為國患。臣以為昔者篤娃先眾請和，雖死，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，使不我異。又諸部既已歸明，我之牧地不足，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，吾軍屯田金山之北，軍食既饒，又成重戍，就彼有謀，吾已擣其腹心矣。」奏入，帝曰：「是謀甚善，卿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。」月赤察兒既移軍，察八兒、禿苦滅果欲奔款徹，不見納，去留無所，遂相率來降，於是北邊始寧。

帝詔月赤察兒曰：「卿之先世佐我祖宗，常為大將，攻城戰野，功烈甚著。卿乃國之元老，宣忠底績，靖謐中外。朕入繼大統，卿之謀猷居多。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，以卿為右丞相，依前太師、錄軍國重事，特封淇陽王，佩黃金印。宗藩將領，實瞻卿麾進退。其益懋乃德，悉乃心力，毋替所服。」四年，月赤察兒入朝，帝宴于大明殿，眷禮優渥。尋以疾薨于第。詔贈宣忠安遠佐運弼亮功臣，謚忠武。

附 塔察兒

塔察兒，一名傍孟，居官山。伯祖父博爾忽，從太祖起朔方，直宿衞為火兒赤。火兒赤者，佩櫜鞬侍左右者也。由是子孫世其職。博爾忽從太祖平諸國，宣力為多，當時與木華黎等俱以功號四傑。搭察兒，其從孫也，驍勇善戰，幼直宿衞。

太祖平燕，睿宗監國，聞燕京盜賊恣意殘殺，直指富庶之家，載運其物，有司不能禁。乃遣搭察兒、耶律楚材窮治其黨，誅首惡十有六人，由是巨盜屏迹。

太宗伐金，搭察兒從師，授行省兵馬都元帥，分宿衞與諸王軍士俾統之，下河東諸州郡，濟河破潼關，取陝洛。辛卯，從圍河中府，拔之。壬辰，從渡白坡，時睿宗已自西和州入興元，由武關出唐、鄧，太宗以睿宗與金兵相持久，乃遣使約期，會兵合進。即詔發諸軍至鈞州，連日大雪，睿宗與金人戰于三峯山，大破之。詔搭察兒等進圍汴城。金主即以兄子曹王訛可為質，太宗與睿宗還河北。搭察兒復與金兵戰于南薰門。癸巳，金主遷蔡州，搭察兒復帥師圍蔡。甲午，滅金，遂留鎮撫中原，分兵屯大河之上，以遏宋兵。丙申，破宋光、息諸州，事聞于朝，以息州軍民三千戶賜之。戊戌卒。

子別里虎鰎嗣為火兒赤。憲宗即位，歲壬子，襲父職，總管四萬戶蒙古、漢軍，攻宋兩

淮，悉定邊地。戊午，會師圍宋襄陽，逼樊城，力戰死之。

次曰宋都鰼，至元七年，賜金虎符，襲蒙古軍萬戶。八年，悉兵再攻襄陽，圍樊城，進戰鄂、岳、漢陽、江陵、歸、峽諸州，皆有功。十二年，加昭毅大將軍，受詔為隆興出征都元帥，與李恒等長驅，而宋人莫當其鋒，戰勝攻取，望風迎降，盡平江西十一城，又徇嶺南、廣東。宋亡，還師，未及論功卒。

校勘記

↑ 〔孛魯塔思速渾察乃燕霸突魯塔塔兒台脫脫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原目錄脫脫錯列速渾察下，今據傳文次序改正。

↑ （欒）〔灤〕　道光本與元名臣事略卷一引東平王世家合，從改。

↑ 田（禾）〔和〕尚　從北監本改。

↑ 蒲鮮　本證云：「案即蒲鮮萬奴，失書名。」

↑ 張琳　見卷一校勘記[一九]。下同。

↑ （完）〔元〕州　據元名臣事略卷一引張匡衍木華黎行錄改。按本書卷五八地理志，河間路景州蒲縣「元初升元州。」

↑ 孟州　按上文有「大兵道雲中」，下文稱行兵晉陽、霍邑、趙城，太原府孟州適處其間，而孟州在今河南境。「孟」當為「盂」之誤。新編已校。

↑ 胡天（祚）〔作〕　見卷一校勘記[二〇]。下同。

↑ 拔榮州胡瓶堡　按金史卷一六宣宗紀有「元光元年冬十月乙未，大元兵下榮州之胡壁堡」，同書卷二六地理志河中府萬泉縣有鎮名胡壁。疑此處「瓶」當作「壁」。

↑ 紫（金）〔荊〕關　據本書多見之文改。讀史方輿紀要謂關以山上多紫荊樹得名。新編已校。

↑ 視其（力）〔刀〕已折馬已中箭矣　從道光本改。按下文有「親解佩刀，及所乘馬賜之」。

↑ 〔玉昔帖木兒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↑ 〔塔察兒〕　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